

五代宋

五代宋小說選



王洪廷 周濟人題

五代宋小说选

王洪延 周济人选注

责任编辑 顾 集

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

郑 州 晚 报 印 刷 厂 印 刷

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625印张 129千字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70,900册

统一书号10219·42 定价0.68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精选五代宋小说三十六篇，并加以注释。作品集中揭露封建帝王的荒淫残暴，歌颂青年男女忠贞不渝的爱情，抨击官场的黑暗。不少篇章情节委曲婉转，心理刻画细致，人物性格鲜明，艺术水平达到了相当高度。

前 言

五代十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出现的军阀混战的年代，仅半个多世纪里，在中国北方就五次改朝换代，政治局面极其混乱。频繁战争，给黄河流域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。当时的南方战争较少，社会生活比较安定，农桑生产及手工业尚有一定的发展，那些苟安的君主、臣相以及骚人墨客，得以过着闲适幽逸的生活。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，他们寄情声色，纵歌放舞，多以诗词来描写贵族妇女生活。至于小说创作，此时与唐代中期相比，已经是江河日下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宋朝的建立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分裂局面。宋代鉴于唐代后期武将拥兵自重的教训，首先对军、政制度作了重大改革，以图加强与巩固中央封建集权统治。在思想领域强化统一，并以“理学”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。文学创作上，则出现了不少讲道、讲理的作品。因此，在宋代不仅传统文学如诗、词、散文多有说理、说教，即使在新兴的文学体裁小说中，也是如此。鲁迅说：“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，平实而乏文彩，其传奇，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，拟古且远不逮，更无独创之可言矣。”但是，从文言小说的品种和题材来看，还是有所发展的。

五代、宋的文言小说的一个突出点，是多样化，不只是有以唐传奇为楷模的传奇作品，还有笔记、传记一类 的作品。这些不同品种的小说，取材的侧重点各不相同。传奇小说，多取材于历史，往往就帝王后妃的事迹和宫闱生活敷衍成篇。如写隋炀帝的有伪托唐颜师古的《隋遗录》，无名氏的《隋炀帝海山记》、《迷楼记》、《开河记》等；写唐玄宗和他的妃子的有乐史的《杨太真外传》，秦醇的《骊山记》、《温泉记》，无名氏的《梅妃传》等。有的传奇虽然不直接写帝王后妃，但所描写的主要人物，仍然是和帝王将相的生活有关联的当世名娼、舞伎，如乐史的《绿珠传》，无名氏的《李师师外传》等。这类作品，思想内容良莠不齐，夹杂一些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封建迷信思想，但是，应该看到，不少作品正是通过对帝王骄奢淫佚生活的描述，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，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。

在传奇小说中，也有取材于现实生活的，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描述，往往粉饰多于揭露，颂扬多于批判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，多从陈腐的概念出发，给主人公涂上一层封建礼教色彩，“言理多于言情”，因而大大地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。《谭意哥》等，便是这类作品。

一些描写男女恋情的作品是比较好的，如《流红记》、《王幼玉记》等。《流红记》是根据唐人笔记中的《红叶题诗》的故事改写而成的，作品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被禁锢在深宫的宫女的精神苦闷，以及对自由、爱情的渴望。《王幼玉记》写的是烟花女王幼玉与柳富的爱情悲剧，作品表现了一

个被侮辱、被损害的少女不甘心卖笑的屈辱生活，争取获得做人的尊严的强烈愿望。

五代、宋的文言小说中，为数较多的是笔记体和传记体小说。这类作品多描述一人一事，篇幅短小，但其思想内容也极为复杂。其中一些作品多夹杂讲神怪妖异、宗教迷信，因果轮回思想比较浓厚。这类作品往往只能曲折地反映当时那个社会现实。也有一些作品记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传闻遗事，以及方士活动和断案雪冤的故事。这类作品大都是直书其事，较少渲染铺陈，缺乏作为小说所必需的环境描绘、心理刻画。但是，由于作者基本上采取现实主义手法，使作品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某些侧面，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五代、宋文言小说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原因虽然很多，但主要原因是其作者多为封建官僚文人。他们不了解民间生活，更不愿意去反映民间的疾苦。他们中的不少人，受理学思想影响很深，“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”。所谓宋人小说“多教训”，其原因就在于此。对于这种现象，也应该进行具体分析。那些维护封建礼教、宣扬天命迷信的说教，当然是糟粕，应该予以批判；而一些促人发奋向上、劝人改恶从善、描写办事细致认真的作品，还是应该肯定的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赵和	〔五代〕高彦休 (1)
崔謁	〔五代〕高彦休 (4)
刘崇龟	〔五代〕范 资 (8)
杀妻者	〔五代〕范 资 (10)
隋炀帝海山记上	〔宋〕佚 名 (13)
隋炀帝海山记下	〔宋〕佚 名 (20)
迷楼记	〔宋〕佚 名 (28)
开河记	〔宋〕佚 名 (34)
绿珠传	〔宋〕乐 史 (45)
杨太真外传卷上	〔宋〕乐 史 (52)
杨太真外传卷下	〔宋〕乐 史 (65)
流红记	〔宋〕张 实 (76)
赵飞燕别传	〔宋〕秦 醇 (81)
谭意歌	〔宋〕秦 醇 (88)
王幼玉记	〔宋〕柳师尹 (98)
王榭传	〔宋〕佚 名 (105)
梅妃传	〔宋〕佚 名 (111)
李师师外传	〔宋〕佚 名 (119)

桑怱传	〔宋〕欧阳修	(131)
三史王生	〔宋〕李 攸	(136)
张相夫人始否终泰	〔宋〕张齐贤	(140)
虔州记异	〔宋〕张齐贤	(143)
向中令徙义	〔宋〕张齐贤	(147)
白万州遇剑客	〔宋〕张齐贤	(155)
刘皓	〔宋〕范公称	(159)
苏翁	〔宋〕张世南	(161)
老卒	〔宋〕罗大经	(165)
李伦	〔宋〕康与之	(168)
杨氏三兄弟	〔宋〕康与之	(172)
狄氏	〔宋〕廉 布	(175)
大桶张氏	〔宋〕廉 布	(180)
江阴士人强记	〔宋〕费 衮	(184)
东坡日课	〔宋〕陈 鹄	(187)
侠妇人	〔宋〕洪 迈	(189)
袁州狱	〔宋〕洪 迈	(194)
太原意娘	〔宋〕洪 迈	(200)

赵 和

高彦休

咸通初^{〔1〕}，有天水赵和者^{〔2〕}，任江阴令^{〔3〕}，以片言折狱著声^{〔4〕}。由是累宰剧邑^{〔5〕}，皆以雪冤获优考^{〔6〕}。至于疑似晦伪^{〔7〕}之事，悉能以情理之。时有楚州淮阴农北庄^{〔8〕}，俱以丰岁而货殖焉^{〔9〕}。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^{〔10〕}，资镗未满^{〔11〕}，因以庄券质于西邻^{〔12〕}，贷缗百万^{〔13〕}，契书显验^{〔14〕}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^{〔15〕}。至期，果以腴田获利甚博，备财赎契。先纳八百缗，第检置契书^{〔16〕}，期明日以残资^{〔17〕}换券。所隔信宿^{〔18〕}，且恃通家^{〔19〕}，因不征纳缗之籍^{〔20〕}。明日赍馀镗^{〔21〕}至，遂为西邻不认。且以无保证，又乏簿籍，终为所拒。东邻冤诉于县。县为追勘，无以证明。邑宰谓曰：

“诚疑尔冤，其如官中所赖者券^{〔22〕}，乏此以证，何术理之？”复诉于州，州不能理。东邻不胜其愤。远聆江阴之善听讼者^{〔23〕}，乃越江而南，诉于赵宰。赵宰曰：“县政地卑^{〔24〕}，且复逾境，何计奉雪？”东邻则冤泣曰：“此地不得理，无由自涤也^{〔25〕}。”赵曰：“第止吾舍^{〔26〕}，试为思之。”经宿，召前曰：“计就矣。尔果不妄否？”则又曰：

“安敢诬！”赵曰：“诚如是言，当为置法^{〔27〕}。”乃召捕

贼之干者^{〔28〕}数辈，赍牒至淮壖曰^{〔29〕}：“有啸聚而寇江者，案劾已具^{〔30〕}。言有同恶相济者，在某处居。”名姓形状，具以西邻指之。请梏送至此。先是邻州条法^{〔31〕}，唯持刀截江，无得藏匿。追牒至彼，果擒以还。然自恃无迹，未甚知惧。至，则旅于庭下^{〔32〕}。赵厉声谓曰：“幸耕织自活，何为寇江？”囚则朗叫泪随曰：“稼穡之夫，未尝舟楫。”赵又曰：“证词甚具，姓氏无差，或言伪而坚，则血肤取实^{〔33〕}。”囚则大恐，叩头见血，如不胜其冤者。赵又曰：“所盗幸多金宝锦彩，非农家所置蓄者，汝宜籍舍之产以辩之^{〔34〕}。”囚意稍解，遂详开所贮者。且不虞东邻之越讼也。乃言稻若干斛，庄客某甲等纳到者；细绢若干疋，家机所出者；钱若干贯，东邻赎契者；银器若干件，匠司锻成者。赵宰大喜，即再审其事，谓曰：“如果非寇江者，何谓讳^{〔35〕}东邻所赎八百千？”遂引诉邻^{〔36〕}，令其偶证^{〔37〕}。于是惭惧失色，祈死厅前。赵令梏往本土，检付契书，然后置之于法。

《赵和》写一个地方官如何勤于民政、巧断冤案的故事。小说的主人公赵和，素“以片言折狱著声”。他作为百姓的父母官，能为民作主，受理不属于所辖区的案件，也能作出正确的判决，无疑是封建社会的“清官”。但小说所暴露的，更多的是昏官。

作者高彦休，自号参寥子，五代人，其事迹不详。所著《唐阙史》二卷，多记官场遗事，可与史传相参证。但大都直录其事，不作渲染铺张，缺乏艺术感染力。

〔1〕咸通，唐懿宗李漼的年号，公元860—873年。〔2〕天

水，今甘肃省天水市。〔3〕江阴，今江苏省江阴县。当时属常州。

〔4〕片言折狱，用几句话审清案件。折狱，审理案子。著声，著称。

〔5〕由是，因此。累宰剧邑，多次担任事件重要的县的县令。

〔6〕雪冤，洗刷冤屈。优考，优良的考核成绩。古代官吏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，以此作为升降官职的根据。

〔7〕晦伪，隐密虚假。

〔8〕楚州，唐代楚州治淮安。淮阴，今江苏省淮阴县。当时属楚州。农北庄，有个叫北庄的农村。

〔9〕俱以丰岁，都在丰收年。货殖，经商。

〔10〕拓，开垦。腴田，肥沃的田地。

〔11〕资镗未满，费用不足。镗，钱串。

〔12〕庄券（quan），土地契据。质，抵押。

〔13〕贷，借进。缙（min），穿钱的绳子。这里用作钱币的计算单位，一缙为一千文。

〔14〕显验，指对借款的凭据进行了验证。

〔15〕来岁，来年。资本利以赎：带着本利来赎契据。

〔16〕第，只。意思同“但”。检置契书，检查了一下契据。

〔17〕残资，指尚欠的钱。

〔18〕信宿，连宿两夜。

〔19〕且恃通家，仗着是世交。通家，世交。

〔20〕不征纳缙之籍，没有取交纳钱的凭据。

〔21〕余镗，即上文的“残资”。

〔22〕其如官中所赖者券，象这样的事经过官府是要凭证据的。

〔23〕聆，听。善听讼者，善于听取申诉，审理案件。者，语尾助词，无义。“江阴之善听讼者”，即指江阴县令。

〔24〕县政地卑：县一级的地位低微。

〔25〕无由自涤也，没有门径洗除冤屈了。涤，洗除。

〔26〕第止吾舍，只留在我家。

〔27〕当为置法，当依法审理。

〔28〕捕贼之干者，有经验的捕吏。

〔29〕牒，公文。淮堦（ruan），淮阴地界。堦，空地，余地。

〔30〕案劾已具，案情审查清楚。

〔31〕先是，原来。邻州条法：相邻各州有共同约定的条例法规。

〔32〕旅，寄放。庭下，大堂下。审理案子的地方。“旅于庭下”，来到堂上的意思。

〔33〕血肤取实，意思是用大刑使他从实招供。

〔34〕汝宜籍舍之产以辩之，你应当登记全部家产来作辩护。

〔35〕讳，隐瞒。

〔36〕诉邻，指原告。

〔37〕偶证，两相对证。

崔 碣

高彦休

尚书博陵公崔碣，任河南尹，惩奸剪暴，为天下吏师^{〔1〕}。先是，有估客王可久者，膏腴之室^{〔2〕}，岁鬻茗于江湖间^{〔3〕}，常获丰利而归。是年又笈贿适楚^{〔4〕}。始返楫于彭门^{〔5〕}。值庞勋作乱，阱^{〔6〕}于寇域，逾期不归。有妻美少，且无伯仲、息裔之属^{〔7〕}。妻常善价募人，访于贼境之四裔^{〔8〕}。竟无究其迹者。或曰：“已戕于盗，帑其货矣^{〔9〕}。”洛城^{〔10〕}有杨乾夫者，善卜称^{〔11〕}。妻晨持一缣^{〔12〕}，决疑于彼。杨生素熟其事，且利其财，思以计中之。乃为端蓍虔祝^{〔13〕}。六位^{〔14〕}既兆，则曰：“所忧岂非伉儷^{〔15〕}邪？是人绝气久矣。象^{〔16〕}见坟墓矣。遇劫杀，与身并矣。”妻号咷将去^{〔17〕}，即又勉之曰：“阳乌^{〔18〕}已晚，幸择良辰，清旭更问^{〔19〕}，当为再祝。”妻诚信之。他日复往，布算^{〔20〕}宛得前卦。乃曰：“神也！异也！无复望也。”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。第^{〔21〕}择日举哀。绘佛饭僧^{〔22〕}，以资冥福^{〔23〕}。妻且悲且愧，以为诚言。无巨细事，一以托之。杨生主办，雅竭其志^{〔24〕}，则又谓曰：妇人茕独而衷财贿^{〔25〕}，寇盗方炽，身之灾也，宜割爱以谋安适。妻初不纳，夕则飞砾以惧之，昼则

声寇以危之，次则役媒以饵之。妻多杨之义，遂许嫁焉。杨生既遂志，乃籍所有，雄据厚产。又逾月，皆货旧业，挈妻卜居乐渠之北⁽²⁶⁾。明年，徐州平，天下洗兵⁽²⁷⁾，招大憨⁽²⁸⁾就擒外，协从其间者，宥而不问，给篆为信，纵归田里。可久髡裸⁽²⁹⁾而返，瘠瘁疥秽⁽³⁰⁾，丐食于路。至则访其庐舍，已易主矣。曲讯⁽³¹⁾妻室，不知其所。展转饥寒，循路哀叫。渐有人知者，因指其新居。见妻及杨肆目⁽³²⁾门首，欲为揖认，则诃杖诟辱⁽³³⁾，仅以身免。妻愕眙以异⁽³⁴⁾，复制于杨⁽³⁵⁾。可久不堪其冤，诉于公府。及法司按劾⁽³⁶⁾，杨生贿赂已行，取证于妻，遂诬其妄。时属尹正长厚，不能辨奸，以诬人之罪加之，痛绳⁽³⁷⁾其背，肩扶出疆⁽³⁸⁾。可久冤楚相萦，殆将湮尽⁽³⁹⁾。命丝未绝，洛尹改更，则銜血赍冤于新政⁽⁴⁰⁾，亦不能辨。前所鞠吏⁽⁴¹⁾，得以肆其毒于簧言⁽⁴²⁾，且曰：“以狱讼旧政⁽⁴³⁾者，汉律在焉⁽⁴⁴⁾。”则又裂臆配邑之遐者⁽⁴⁵⁾。隶执重役，可久双毗⁽⁴⁶⁾流血，两目枯焉。时博陵公伊人⁽⁴⁷⁾，燕居备聆始卒⁽⁴⁸⁾。天启良便，再领三川⁽⁴⁹⁾，狱吏屏息，覆盆举矣⁽⁵⁰⁾。揽辔观风⁽⁵¹⁾之三日，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。乃敕吏掩⁽⁵²⁾乾夫一家，兼索鞠吏⁽⁵³⁾，同梏其颈。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⁽⁵⁴⁾，所存尚伙，而鞠吏贿赂丑迹昭焉。既捶其胁，复血其背，然后擢发折足⁽⁵⁵⁾，同瘞一坎⁽⁵⁶⁾。收录家产，手授可久。时离毕作冷，鸞云复郁⁽⁵⁷⁾；断狱之日，阳轮⁽⁵⁸⁾洞开，通達⁽⁵⁹⁾相庆，有出涕者，沉冤积愤大亨畅⁽⁶⁰⁾。于是曰：古之循吏，孰能拟诸⁽⁶¹⁾。

小说中的崔碣，是历史人物，字东标，博陵（今河北省定县）人。进士出身，迁右拾遗，后因故贬为邓城令，不久升为商州刺史，曾两次任河南尹。他为人清正廉明，敢于“惩奸剪暴”，因此被誉为“天下吏师”。小说写他第二次任河南尹时智断王可久一案。崔到任后，经过周密调查，掌握了骗子杨乾夫的确凿罪证，终于使他前任定了案的冤狱得以昭雪，同时严惩了一群贪赃枉法的官吏。小说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、官场的腐败。此案在《新唐书》本传中有记载。

- 〔1〕吏师，官吏的表率。〔2〕膏腴之室，富裕之家。膏腴，肥脂。〔3〕鬻（yù），卖。茗，茶。江湖，泛指四方各处。〔4〕笈贿，带着一箱钱财。适，去到。楚，今江苏省徐州一带。〔5〕始返楫于彭门，坐船刚回到徐州。楫，划船的桨。这里代指船。彭门，即彭城，也就是徐州。〔6〕阱，陷坑。这里作动词用。“阱于寇域”，意思是“陷身于贼境”。〔7〕伯仲、息裔之属，兄弟、子女一类亲属。〔8〕四裔，即四方各地。〔9〕已戕于盗，已经被盗贼杀害了。帑（tāng）其货矣，是财物害了他啊。帑，财物，货，出卖。〔10〕洛城，今河南省洛阳市。〔11〕善卜称，以会占卜而出名。〔12〕缣（jiān），一种双丝织成的绢。〔13〕端蓍（shī）虔祝，认真地占卜，虔诚地祝祷。〔14〕六位，指《周易》中重卦六爻的位置。〔15〕伉俪，配偶。〔16〕象，指卦上所表现出来的征兆。〔17〕号咷（táo），大哭。〔18〕阳乌，太阳。〔19〕清旭，清晨。更问：重新再卜问。〔20〕布算，排列算筹，进行推算。这里仍然指占卜算卦。〔21〕第，但。〔22〕绘佛饭僧，绘画佛像，向僧侣施舍饭粥。意思是做善事。〔23〕以资冥福，用来资助他在阴间得到幸福。〔24〕雅竭其志，很竭力用心。〔25〕茕（qióng）独，无兄弟、子女。衷财贿，家藏财物。衷，内中。〔26〕挈（qiè），带领。卜居，选择地方居住。〔27〕洗兵，息兵。〔28〕大憝（duì），首恶。憝，奸恶。〔29〕髡（kūn）裸，剃光头发。髡，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。

〔30〕瘠(jì)瘁，瘦弱劳困。疥秽，疥疮肮脏。〔31〕曲讯，即从侧面打听。〔32〕肆目，放纵地看着。〔33〕诃：同“呵”，呵斥。诟辱，辱骂。〔34〕愕眙以异：因为感到奇异而吃惊地瞪着眼。〔35〕复制于杨：再次被杨乾夫制止。〔36〕接劾：审理。

〔37〕痛绳：拷打的意思。〔38〕肩扶出疆，搀扶出境。〔39〕殆将，几乎要。湫(kè)尽，死去。湫，突然。〔40〕赍冤于新政，到新官那里去伸冤。〔41〕鞫(jū)吏，审讯官。〔42〕毒，狠毒。簧言，用来迷惑人的巧言。〔43〕以狱讼旧政，对审判过的案子起诉申冤。〔44〕汉律，即“萧何律”。这里泛指法律。

〔45〕裂臄(yín)意思是毒刑拷打。臄，脊背上的肉。配邑之遐，发配到边远的地方。〔46〕眦(zì)，眼眶。〔47〕博陵公伊人：博陵公此人。博陵公，指崔碣。〔48〕燕居，同“宴居”，闲居。备聆始卒，完全听说了这件事的始末。〔49〕再领三川，又调任河南府尹。三川，指洛阳，即当时的河南府。崔碣任商州刺史不久，提为河南尹，后调任右散骑常侍，后又出任河南尹。所以说“再领三川”。〔50〕覆盆，比喻莫白的沉冤。举：这里指沉冤得以申雪。〔51〕揽辔观风，刷新政治之后了解民情的反映。

〔52〕掩，突然逮捕。〔53〕兼索鞫吏，同时逮捕了审讯官。素，疑为“索”。〔54〕籍家之服、玩物，把家中的衣服和玩赏的东西开列出清单。〔55〕擢：拔。折足：打断双腿。〔56〕同瘞(yì)一坎，同埋在一个坑里。〔57〕“时离毕作冷，黯云复郁”大意是：在结案之前，天气寒冷，阴云密布。〔58〕阳轮，太阳。

〔59〕通逵：四通八达的大路。〔60〕亨畅，顺畅。〔61〕循吏，旧指执法严正的官吏。拟诸，比拟。诸，语尾助词，没有意义。

刘 崇 龟

范 资

刘崇龟镇南海⁽¹⁾之岁，有富商子 少年而白晰，稍殊于稗贩之伍⁽²⁾。泊船于江岸，上有门楼，中见一姬，年二十余，艳态妖容，非常所睹。亦不避人，得以纵其目逆⁽³⁾，乘便复言某黄昏当诣宅矣。无难色，颌之微哂而已⁽⁴⁾。既昏瞑，果启扇伺之⁽⁵⁾。比子⁽⁶⁾未及赴约。有盗者径入行窃，见一房无烛，即突入之。姬即欣然而就之。盗乃谓其见擒⁽⁷⁾，以庖刀⁽⁸⁾刺之，遗刀而逸。其家亦未之觉。商客之子旋至，方入其户，即践其血，怯而仆地。初谓其水，以手扪之，闻鲜血之气。未已，又扪着有人卧，遂走出。径登船，一夜解维⁽⁹⁾。比明，已行百余里。其家迹其血至江岸⁽¹⁰⁾，遂陈状之主者讼⁽¹¹⁾。穷诘岸上居人。云：其日夜有某客船，一夜径发。即差人追及，械于圜室⁽¹²⁾。拷掠备至，具实吐之，唯不招杀人。其家以庖刀纳于府主矣。府主乃下令曰：某日大设，合境庖丁⁽¹³⁾，宜集于球场，以候宰杀。屠者既集，乃传令曰：“今日既已⁽¹⁴⁾，可翌日⁽¹⁵⁾而至。”乃各留刀于厨而去。府主乃命取诸人刀，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，来早各令诣衙请刀⁽¹⁶⁾。诸人皆认本刀而去，唯一屠最在后，不肯

持刀去。府主乃诘之。对曰：“此非菜刀。”又诘以何人刀，即曰此合是某乙者。乃问其住止之处。即命擒之，则已窜矣。于是乃以他囚之合处死者，以代商人之子，侵夜毙之于市。窜者之家，旦夕潜令人伺之。既毙其假囚，不一两夕果归家。即擒之，具首杀人之咎^{〔17〕}，遂置于法。商人之子，夜入人家，以奸罪杖背而已。彭城公之察狱^{〔18〕}，可谓明矣。

小说中的刘崇龟是历史人物，字子长，滑州胙（今河南省汲县）人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记载了此案。这是一件无头公案。由于刘崇龟的“精明”和办事认真，终于抓住了真正的杀人凶手，并“置于法”。

作者范资，五代人，著有《玉堂闲话》一书，其事迹不详。

〔1〕南海，今广东省广州市。〔2〕稍殊于稗贩之伍，稍微不同于小商人一类的人。稗，小。〔3〕纵其目逆，尽情迎面注视。

〔4〕颌（hàn），点头。微哂（shěn），微笑。〔5〕果启扇伺之，果真开门守候着他。〔6〕比子，亲近的少年。比，亲近。

〔7〕盗乃谓其见擒，盗贼竟以为自己被抓住。〔8〕庖刀，厨师用的刀。〔9〕解维，解开系船的缆绳。这里指开船。〔10〕其家迹其血至江岸，这家的人根据血迹追寻到江岸。迹，作动词用。

〔11〕遂陈状之主者讼，就（书面）陈述现场血迹情况，到府主那里诉讼。〔12〕械于圜（yǔ）室，即上刑收监。〔13〕合境庖丁，全境厨师。庖丁，厨师，屠夫。〔14〕既已，已经完毕。

〔15〕翌日，明天。〔16〕请刀：领刀。〔17〕具首，全部供认。咎，罪责。〔18〕彭城公，指刘崇龟。察狱，断案。